

我的雕塑

文/张 伟
By Zhang Wei

MY SCULPTURE



——这个展览中我展示的这两件雕塑作品都是已交付安装的城雕项目，行内俗称“活儿”。

——雕塑家做“活儿”非常普遍，但一般都很低调，是不拿出来当“作品”展示的。

——因为“活儿”是生意，是低俗的，是甲方说了算的；而“作品”是艺术，是高雅的，是有自我追求的。

——老先生时代他们的“作品”就是“活儿”，“活儿”就是“作品”；而现在大家都是分开的，“作品”为了名，“活儿”为了利。

——我问自己：为什么没人出钱的“作品”都肯花精力花财力去做，而有人出钱的“活儿”却不肯用心呢？就没有再区分。

——关键是如何看待甲方的题材和内容，是否符合做“作品”的要求？

——我这样看：一个艺术家选择作品的题材和内容是否独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其运用的语言与视角是否独特。好的艺术家并不会把他所做的题材和内容据为己有并反复注册（这个套路很常见）。如果他有自己独特的观察和表达方式，那就不会担心做任何的题目，也不会被任何的甲方束缚住。

——观察方式和表达方式的种类非常多，之间没有高下之分，只有系统之别，不同的语言系统有各自不同的规律与特色。

——掌握好规律（共性），发挥出特色（个性），自如地表达各种题材与内容，是我追求的目标。中国传统艺术语言系统是我的“母语”，是我自然的表达方式。

——我学过“英语”，后来又说“俄语”，再流利，思维方式还是“汉语”。

——所有语言系统都由内在的思维方式和外在的表达方式这两个层面组成，即“精

神内涵”与“表述技巧”。

——“精神内涵”往往被人放大为唯一追求，它确是作品中重要的因素，但就如“母语”的思维方式一般，其被拓展、创新、改变的可能性很小。作为一个群体中的一分子，群体共同的精神取向其实就是个人的主要方向，它是强大的，是有“内涵”的。如果把个人的独特的“精神内涵”拿出来夸张展示，单薄得一点力量都没有。

——“表述技巧”就像是说话写文章的样子一样，有文言文，有诗歌，有大白话。首先是语法结构，其次是修辞断句。语法结构和修辞都应该是自由的，是可以跨越不同的语言系统的。作品的表达可以使用任何的修辞技巧，特色和个性就在作者的推敲之间产生。

——但是不变的思维方式和可变的表达方式往往被低级区分而概念混淆。如：西方是“写实”的，中国是“写意”的；西方是“体”的，中国是“线”的；“具象”是“古典”的，“抽象”是“现代”的等等，数不胜数。

——除了要打破题材和内容的束缚，打破形式概念的束缚更是必须的。

——最后，说回我的雕塑：在群体中，在“母语”的思维方式下，我所具备的和追求的“精神内涵”只能是中国传统审美。所使用的“表述技巧”是做算术题“求”出结果来。具体是应用了西方式严谨的逻辑步骤，为作品设定了包括甲方要求在内的诸多前提条件。过程不是一顿酒后的一拍脑袋，而是无数次的推敲模样，查阅资料，拼接图像，反复研磨。正如古代为寺庙造像的匠人一般，在中国传统审美标准下，在特定人物的规仪下，我感受到了传统带给我的力量与信心，也感受到了自如。 □

（张 伟 中央美术学院雕塑系副主任）

